

姣女狂龍

上

姣女狂龍

文藝出版社

姣女狂龍
下



文藝出版社

姣女狂龍



ISBN7-5317-0575-3

1·575 上、下册 定价：9.10 元

姣女狂龙

逍遥子 著

(上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姣女狂龙

逍遥子 著

(下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依 实

封面设计:邓 龙

姣女狂龙

Jiao Nu Kuang Long

逍遥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)

哈尔滨市扶残包装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0 2/16 字数 500,0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0,243

ISBN7-5317-0575-3/I·575 上下册 定价: 9.10元

残书直接退印刷厂调换

(地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学校街62号)

内容提要

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子湖畔，风流倜傥、技盖武林的“玉面虎”西门叔与绝代佳人邱婉靓结为伉俪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新郎新娘喜饮合欢酒，不料半杯酒入喉，“玉面虎”身中怪毒，自此疯疯癫癫，时傻时好，功力全失。新娘悲痛欲绝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西门叔的挚友“紫云龙吟”欧阳天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为好友复仇。“玉面虎”的另一位朋友皇甫锦也明察江湖，暗访诸道，誓破此桩武林疑案。

不料，“玉面虎”被劫掳，而且居然又冒出另一个西门大侠，两“虎”真假难辨，使疑案更加扑朔迷离。皇甫锦深入龙潭虎穴，斗智斗勇，终于弄清事实真相，凶手竟是……

· 十三

白东旭惊讶说道：“方大侠，莫非家父真……”

方明楠淡笑摇头道：“白姑娘，别误会，有这位在此，就是擒下了黄大寨主也没有用，何况是他的拜弟？所以……”

黑衣老者阴阴笑道：“这等大事方朋友怎能瞒白姑娘？要不是朋友明白白金笙真在‘藏龙寨’中，方朋友岂肯放黄寨主这位拜弟？”

白东旭脸色为之一变。

方明楠笑道：“阁下，别翻弄那如簧之舌，你如果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放黄大寨主这位拜弟的真意，我可以告诉你！”

黑衣老者道：“我洗耳恭听！”

“很简单，我只想弄个份量够的！”

黑衣老者一惊，身不由主往后退了一步，笑问：“方朋友看谁的份量够！”

方明楠笑问道：“阁下不是已明白了么？”

黑衣老者摇头说道：“方明友最好别打我的主意，因为黄寨主三兄弟及他麾下八位堂主，不会让方朋友动我的！”

方明楠笑道：“你阁下倒会招人卖命，你要知道，他几个拦不住我的。”

黑衣老者笑道：“只要能挡，让我上了船就行了。”

方明楠道：“你跑了，别人呢？朋友讲究一个同生死，共患难，到了要命的时候你却只顾自己，这种朋友要不得！”

黑衣老者吃吃笑道：“方朋友，别想挑拨离间，那没有用，我只想上船去控制灯光，让你不敢动任何一个。”

方明楠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在这儿招呼一声就行了，何用上船？”

黑衣老者哑口无言，神色一转狠毒，笑道：“方朋友我没工夫跟你多说了，那位白姑娘站过来乖乖跟我走，否则那金笙安全堪忧！”

方明楠道：“怎奈白姑娘不信白堡主现在‘藏龙寨’中？”

黑衣老者道：“既见令尊之物，姑娘难道还不信么？”

白东旭娇脸倏转煞白，尚未说话。方明楠一旁淡淡笑道：“物就算是白堡主之物，但谁知道是怎么弄来的？再说，白姑娘并未能肯定那是白堡主之物。”

白东旭为之一怔！

黑衣老者笑道：“方朋友既是白金笙的挚友，该知道这是他不离手之物。”

方明楠道：“我知道，但它总有个离手的时候。”

黑衣老者转望白东旭，道：“白姑娘，你怎么说？”

白东旭迟疑未语。

黑衣老者吃吃一笑，道：“可要我派人接令尊来一趟，那只需片刻。”

白东旭脸色大变，惊骇叱道：“你们是什么时候……”

黑衣老者笑道：“就在姑娘离堡后不久，我迟了一步，要不

然就不会有今夜这种麻烦了。”

白东旭失声说道：“那么，如今‘飞云堡’……”

黑衣老者笑道：“白姑娘，‘飞云堡’如今已易帜换旗，不是白家的了！”

白东旭机伶一颤，厉声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老者摇头说道：“完全是一番好意，只是要令尊远离武林血雨腥风之纷争，静度余年，要姑娘脱下这一身江湖打扮，享尽荣华富贵。”

方明楠突然笑道：“听起来确是好意，谁知道骨子里如何！”

黑衣老者阴笑说道：“假若白姑娘愿意，方朋友又何必多管闲事？”

方明楠道：“那么你问问白姑娘愿不愿意？”

黑衣老者嘿嘿笑道：“白姑娘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孝女，她岂会不为她那年迈的老父着想？我料她必然愿意。”

白东旭默然未语，但她突然举步。

方明楠一惊忙道：“白姑娘，莫要上当！”

白东旭美目侧顾，木然说道：“方大侠也知道家父在‘藏龙寨’中！”

方明楠一皱眉，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‘飞云堡’高手众多，令尊一身所学……”

白东旭截口说道：“多谢方大侠好意，白东旭身为人女，知道该怎么做。”说着她转身要走。

黑衣老者适时笑道：“白姑娘不愧孝女，令人敬服！”

方明楠又道：“白姑娘，我不以为令尊愿意你这么做，姑娘

身为人女，违背亲意，不留有用之身，反而自投魔掌使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我也不以为这是孝。”

白东旭娇躯倏泛轻颤，但刹那间她又平静地道：“方大侠，多谢指教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敢说天下没有一个做儿女的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方明楠一怔哑口，旋即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不便再阻拦，姑娘请吧！”

白东旭道：“谢谢方大侠成全！”

转过身向着黑衣老者行了过去。

果然，方明楠未加阻拦。

黑衣老者目中异光一闪，唇边浮起一丝得意笑容。

白东旭越走越近，终于走到了黑衣老者面前，木然说道：“你要我跟你到哪去？走吧。”

黑衣老者嘿嘿笑道：“自然是让姑娘去见令尊，姑娘请上船！”说着，他侧身摆手，一脸谄笑。

白东旭没说一句话，举步向湖边走去。

黑衣老者跟在白东旭身后向湖边行去。

方明楠一笑摇头，道：“人家是周瑜打黄盖，我这真是多管闲事！”

腾身而起，破空射去。

黄天荡神情一松，领众腾身掠离湖岸，直落五艘快船之上，一声“走”字，船头掉转，直驶君山。

“藏龙寨”座落在君山脚下，前寨筑在水中，后寨紧靠君山，背山面水，形势异常之险要。

一圈既高又粗的木桩，围绕成一道栅墙，那前寨栅门顶

端，横扁上写“藏龙寨”三个大字，门前两盏大灯，把附近水域照耀得明如白昼。

五艘快船刚进水寨，水寨内灯光乍闪，那巨大栅门缓缓向上起，开放了水道。五艘快船进入栅门，过前寨直放后寨。

在后寨一处小小船坞中船靠了岸，所谓岸，那只是木架埋入水中，上钉木板，直通寨内的架空路。

有人放下扶梯，登上那条架空路后，黑衣老者满面堆笑地直让白东旭上了后寨大厅。

大厅内坐定，黑衣老者一抬手，喝道：“来人，奉茶！”

的确像个太上寨主。

一声答应，厅后转出两名壮汉奉上香茗。

白东旭连看也未看一眼，神色木然地道：“家父呢？”

黑衣老者笑道：“姑娘何必那么急？请先喝二口茶，我这就命人去请令尊！”

转望黄天荡道：“黄贤弟，请传个令。”

黄天荡竟然欠身恭谨答应，随即转向外喝道：“请‘飞云堡’白堡主！”只听厅外轰雷般一声答应，随听步履声远去。

黑衣老者举杯邀客，笑道：“白姑娘，请用茶！”

白东旭未动，也未答理，却冷冷问道：“你们霸占了‘飞云堡’，把我跟家父掳来此地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总可以说了吧？”

黑衣老者嘿嘿笑道：“姑娘不必急，稍时等姑娘见过令尊之后，我自当奉告。”

说话间，一阵急促步履声用远而近，听声音，是一个人，而且是跑不是走，黄天荡等脸色刚一变，一个中年汉子飞步奔入

厅中，近前哈腰说道：“禀寨主，大事不好，白堡主不见了！”

白东旭神情一喜，黑衣老者与黄天荡等变色而起。

黄天荡急喝说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禀寨主，白堡主不见了！”

黄天荡既惊且怒，跺脚说道：“该死的東西！”

扬掌向那汉子当头劈下。

这一掌如劈中，那汉子非脑破血流，立即毙命不可。

岂料，他掌至中途，突然沉腕收掌，惊愕喝道：“你是内四堂的那一堂……”

那汉子一笑说道：“我是刚来的……”

话落，身闪，飞扑那黑衣老者。

黄天荡大惊失色，刚一怔，那汉子已到了黑衣老者面前，还是黑衣老者狡猾机警，他身形一闪已到了黄天荡等身后，急喝道：“黄贤弟，留神，此人是……”那汉子一扑落空，并未追袭，转身挡在白东旭身前，笑道：“阁下，你明白了，可惜太晚了！”

伸手自脸上下一张人皮面具，那赫然竟是自称‘孤独客’方明楠的黑衣人。”

白东旭闻声知人，刚叫了声：“方大侠！”

那黑衣老者已然厉声说道：“姓方的，你把那白金笙……”

方明楠截口笑道：“这我懒得告诉你，反正你如今已威胁不了人了。”

探掌向黑衣老者抓了过去。

黑衣老者急忙飘退，口中喝道：“黄贤弟，休要放走这姓方的！”

喝声中，黄天荡与两名锦衣大汉已扬掌劈向方明楠。

方明楠一笑说道：“别那么为人卖命，闪开了！”

左掌一抖，闷哼迭起，黄天荡三人已被震后退，他右掌抓势不变，仍然袭向了黑衣老者。

黑衣老者大惊失色，翻身便往外跑。

方明楠扬眉叱道：“阁下，你还想走么？”

一闪身已到了黑衣老者身后，五指径直抓黑衣者后领。

黑衣老者机伶一颤，连忙塌肩旋身，猛出一掌击向方明楠胸腹，方明楠一笑侧身，左掌一递，抓向黑衣老者面门，右掌一偏，却扣向黑衣老者腕脉。

他左掌先发先到，“嘶”地一声，扯落了黑衣老者脸上那人皮面具，那面具后的脸赫然是……。”

方明楠一怔脱口惊呼：“伊方，是你……”

他这一怔，右手不免一缓，伊方面如死灰机伶暴颤，翻身夺门便逃，方明楠定过神来冷喝道：“匹夫，你竟未死！”

方待闪身，身后白东旭一声惊呼。

方明楠这才想起只顾对付黑衣老者，忽略了白东旭。救人要紧，他一惊旋身，只见黄天荡等人扑向白东旭。

方明楠冷冷一笑，喝道：“黄天荡，你们谁敢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黄天荡三人身形忽侧，舍了白东旭，联袂向厅后扑去，一闪没入厅后。

跑了，刹时间跑个一干二净。

方明楠并未追袭，向着白东旭含笑说道：“白姑娘受惊了？”

白东旭急急说道：“方大侠，家父……”

满厅一亮，一道火光由厅外冲起。

方明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白姑娘，他们放火了，咱们先出去再说，请跟我来！”偕同白东旭扑出了大厅，他二人毫不停留，出后寨上了紧靠寨后的君山。

等他两个登上了君山，下望身后，偌大一座“藏龙寨”已然成了一片火海，火光中只见数十艘快船向湖心疾驰，船上挤满了“藏龙寨”的人。

白东旭一心只念老父安危，对那片几乎冲天的熊熊火势视若无睹，却急不可待地向方明楠道：“方大侠，家父呢？”

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令尊并不是我救走的。”白东旭一呆，娇颜倏变，急道：“这么说，方大侠，家父不是方大侠救走的？”

“是的，姑娘。”方明楠点头说道：“可以说我遍寻‘藏龙寨’，根本就没见令尊踪迹。”

白东旭道：“这么说，家父在‘藏龙寨’是假？”

“不，姑娘！”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是真，令尊曾被掳来了‘藏龙寨’。”白东旭大惊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家父仍在……”

下望‘藏龙寨’那片火海，机伶打个寒颤。

“不，姑娘！”方明楠道：“令尊已不在‘藏龙寨’，在我抵达‘藏龙寨’前不久，大约是咱们跟他们在对岸谈话时已被人救走了！”

白东旭神情微松，道：“方大侠，救走家父的人是谁？”

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根本没看见他。”

白东旭道：“那方大侠怎知我父被人救走了呢？”

方明楠道：“姑娘请放心，令尊已被人救走，是不会错的，

因为在我进‘藏龙寨’，找着囚禁令尊之处时，那牢门已然大开，看牢的被制住了穴道，我解开了他的穴道向他追问令尊的下落，他告诉令尊被一个穿白衣的人救走了……”

白东旭急道：“那白衣人是谁？”

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他说那白衣人功力甚高，他还没有看清那人面貌，便被那人制了穴道，人事不省，茫然……”

白东旭皱眉说道：“是谁救走了家父？”

美目一红，急得要哭，道：“他老人家毒伤刚愈，又是那么大的年纪，怎禁得起……”

方明楠连忙安慰说道：“姑娘请放心，如今忧急于事无补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那白衣人敌友难分，不过照情形看，那人该是友而非敌……”

白东旭道：“家父并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……”

方明楠道：“而实际上，令尊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之敌，我敢说，令尊纵或有惊，当必不会有险矣。”

白东旭流泪说：“但愿如此，我早就劝过他老人家，那么大了，该封剑退武林享清福，静度晚年了，他老人家偏不听……”

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武林事沾不得，只一沾上手便永远甩不掉，武林人诡诈险恶，即便是封剑归隐，他若要找，仍是会寻上门去，再说，令尊英雄一世，岂肯服个‘老’字？”

白东旭道：“家父自守‘飞云堡’，绝少与外界往来，更谈不上跟谁结仇怨，他们这样对我父女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方明楠摇头说道：“姑娘出身武林，该知道武林中有些事不必仇恨，或为名，或为利，都得招来祸事，至于他们是什么意

思……据我看，不外是想霸占‘飞云堡’……”

“如今‘飞云堡’已是他们的了，难道还不够？”

“自是不够，如果够的话，他们再不会去掳令尊与姑娘。姑娘不知道，‘藏龙寨’的人跟‘飞云堡’的云中燕二人一样，也跟谋害‘玉面虎’西门大侠之人有勾结……”

白东旭吃了一惊，急道：“方大侠怎知道……”

方明楠：“姑娘可曾听见，我叫那黑衣老者为伊方？”

白东旭点头说道：“我听见了。”

方明楠道：“此人本在‘孤山’任帐房，被我那挚友皇甫锦追逼得紧乘隙逃掉了，欧阳天云为此传下‘七绝贴’，后来听说他跟两个女的被云中燕，房庆九二人击毙了，我只当他二人当真杀了伊方三人灭了口，谁知道今夜在这‘藏龙寨’中又碰见了，并且他是劫掠姑娘的主谋……”

白东旭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么说西门大侠被害疑案，已被方大侠……”

方明楠道：“我那挚友皇甫锦手毙云、房二人，又从他二人口中得悉谋害西门大侠的元凶下落，而那元凶却被欧阳天云早到一步击于掌下。皇甫锦跟我原以为凶徒皆毙，此案已破，谁知伊方仍在人世，伊方既在世，那两个女的想必也没死，如今看来，此案尚称不得破……”

白东旭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方明楠又道：“姑娘，如今要去追那伊方了，找寻令尊之事也包在我身上，姑娘可有什么可去之处？”

白东旭默然而悲凄地道：“如今我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！”

方明楠眉说道：“难道说令尊连一个亲友也没有么？”